

作工的天一

譯編迅魯



行印司公刷印書圖友良海上

1933

一九三二，十，二十 付排
一九三三，一，一 初版
一九三三，六，一 二版

1——2000
2001——4000

版權所有
必究

實售大洋九角

良友文學叢書

趙家璧編輯

第四種

良友總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各省良友公司

南京 北平 漢口 廣州 汕頭 梧州 紐約 廈門

美美公司

香港 新嘉坡

良友文學叢書之六

剪影集

蓬子創作



每一個短篇，是作者從實際社會裏挑選出來的。人物的剪影，有遭逢暴擊的紳士，有覺悟了偉大使命的青年，有希冀別人上場而自己躲着麻醉的少女，全書是今日中國社會的一幅剪影。

二百五十餘頁
黃道林紙精印
軟布面洋裝訂
每册大洋九角
郵費國內二分半
國外二角半

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版

良友文學叢書之五



一年

張天翼作

作者是中國的新進作家。本篇是他最滿意而最近才脫筆的傑作，共長十五萬字。寫小官僚階級的窘狀。在深遠的幽默味以外，帶有深刻的諷刺。

四百二十餘面
洋裝精訂一冊
售價大洋九角
郵費國內二分半
國外二角半

一九三三年三月出版

良友文學叢書之四



這是繼「豎琴」而選譯的最近蘇聯短篇小說集。代表八個普盧列塔利亞作家。形式的新穎，意識的真確，是大衆文藝的典型作品。

魯迅編譯

一天的工作

三百二十餘面
洋裝精訂一冊
售價大洋九角
郵費國內二分半
國內二角半

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

良友文藝叢書之三



雨

巴金創作

全書近三百頁

藍色布面洋裝

每冊實價九角

郵費國內二分半
國外二角半

這不是一部普通的戀愛小說。在故事的行進中，包藏着作者內心生活的開展。這裏滿罩着陰鬱的氛圍，同時有勇敢掙扎的紀錄。這是巴金先生一九三二年中最大的收穫品。

一九三三年一月出版

良友文學叢書之二

暖 昧

何家槐作

何家槐君的短篇小說，取的題材雖多是瑣屑的事物，但是經過了他細膩的筆法，和曲折的布局，每篇含着深刻的人生意義，作風極似柴霍甫。他寫短篇小說至今五年，本書猶是他所精選的處女集。

多二百二十頁
紅色布面精裝
淡黃道林紙印
圓柱燙金脊骨
實售每冊九角
郵費國內二分半
國外二角半



一九三三年一月出版

良友文學叢書之一

魯迅編譯



豎琴

這是近三年來魯迅先生從蘇聯數百名作家中所精慎選譯的十篇，代表十個作家，全是同路人的作品。魯迅先生譯筆的忠實，是全國文壇所共知的事實。讀了這冊書，勝過讀了數十冊蘇俄的小說集。

二百九十餘頁
淡黃道林精印
灰色布面洋裝
圓柱燙金脊骨
每冊實洋九角
郵費國內二分半
國外二角半

一九三三年一月出版

目錄

前記		魯迅
苦蓬	B・畢力涅克	
肥料	L・綏甫林娜	
鐵的靜寂	N・略悉珂	
我要活	A・聶維洛夫	
		魯迅譯

S • 瑪拉式庚：

工人……………魯迅譯

A • 綏拉非摩維支：

一天的工作……………文尹譯

A • 綏拉非摩維支：

岔道夫……………文尹譯

D • 孚爾瑪諾夫：

革命的英雄們……………魯迅譯

M • 峻羅訶夫：

父親……………魯迅譯

F • 班非洛夫，V • 伊連珂夫：

枯煤，人們和耐火磚……………魯迅譯

後記……………魯迅

前記

蘇聯的無產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後，即努力于創作的，一九一八年，無產者教化團就印行了無產者小說家和詩人的叢書。二十年夏，又開了作家的大會。而最初的文學者的大結合，則是名爲『鍛冶廠』的集團。

但這一集團的作者，是往往負着深的傳統的影響的，因此就少有獨創性，到新經濟政策施行後，誤以爲革命近于失敗，折了幻想的翅子，幾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對他們宣戰的，是『那巴斯圖』（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評家，英古羅夫說：『對於我們的今日，他們在怠工，理由是因爲我們的今日，沒有十月那時的燦爛。他們……不願意走下英雄底阿靈比亞來。這

太平常了。這不是他們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無產者作家的一團在『青年衛軍』的編輯室裏集合，決議另組一個『十月團』，『鍛冶廠』和『青年衛軍』的團員，離開舊社，加入者不少，這是『鍛冶廠』分裂的開端。『十月團』的主張，如烈烈威支說，是『內亂已經結束，「暴風雨和襲擊」的時代過去了。而灰色的暴風雨的時代又已到來，在無聊的幔下，暗暗地準備着新的「暴風雨」和新的「襲擊」。』所以抒情詩須用敘事詩和小說來替代；抒情詩也『應該是血，是肉，給我們看活人的心緒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圖一流的歡喜了。』

但『青年衛軍』的主張，却原與『十月團』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後的無產者文學，誠然也以詩歌為最多，內容和技術，傑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還在血戰的渦中，文壇幾乎全被較為閒散的『同路人』所獨占。然而還是步步和社會的實現一同進行，漸從抽象的，

主觀的而到了具體的，實在的描寫，紀念碑的長篇大作，陸續發表出來，如里培進斯基的『一週間』，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穫，且已移植到中國，爲我們所熟識的。

站在新的立場上的智識者的作家既經輩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現實接近起來，如伊凡諾夫的『哈蒲』，斐定的『都市與年』，也被稱爲蘇聯文壇上的重要的收穫。先前的勢如水火的作家，現在似乎漸漸有些融洽了。然而這文學上的接近，淵源其實是很不相同的。珂剛教授在所著的『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說：

『無產者文學雖然經過了幾多的變遷，各團體間有過爭鬭，但總是以一個觀念爲標幟，發展下去的。這觀念，就是將文學看作階級底表現，無產階級的世界感的藝術底形式化，組織意識，使意志向着一定的行動的因子，最後，則是戰鬥時候的觀念形態底武器。縱使各團體間，頗有不相一

致的地方，但我們從不見有誰想要復興一種超階級的，自足的，價值內在的，和生活毫無關係的文學。無產者文學是從生活出發，不是從文學性出發的。雖然因為作家們的眼界的擴張，以及從直接鬭爭的主題，移向心理問題，倫理問題，感情，情熱，人心的細微的經驗，那些稱為永久底全人類的主題的一切問題去，而「文學性」也愈加占得光榮的地位；所謂藝術底手法，表現法，技巧之類，又會有重要的意義；學習藝術，研究藝術，研究藝術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務，公認為切要的口號；有時還好像文學遶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處所了。

『所謂「同路人」的文學，是開拓了別一條路的。他們從文學走到生活去。他們從價值內在底技巧出發。他們先將革命看作藝術底作品的題材，自說是對於一切傾向性的敵人，夢想着無關於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國。然而這些「純粹的」文學主義者們——而且他們大抵是青年——終於也不能不被拉進全線沸騰着的戰爭裏去了。他們參加了戰爭。于是從革命